

最推理

总第7辑

2008年2月出版

● 主打作家 普璞 王稼骏 青青细胞 林方来 曦奥 庄秦



最推理

2014年11月

【本期专题】 悬疑 · 惊悚 · 推理 · 侦探 · 犯罪 · 悬疑 · 惊悚 · 推理 · 侦探 · 犯罪





7是孤独的，只有我是7。这是四季博士在《全部成为F》中所提到的名言，现在，《最推理》也迎来了它的第7辑，但是它并不孤独，因为一直有你们的陪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原，在这里向大家问好！

7的特殊源于它本身，7也是我们的主打作家王稼骏最喜欢的数字，在这一期中，有我们对他的独家采访。他和我们谈到了他的小说，他的生活，但最重要的是这一辑他为我们奉上了他最棒的短篇小说——《西格蒙德的伊底》！

看完这篇小说，我脑中只想到一个词语，就是《魔戒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——王者归来！在和王稼骏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篇其实早就写好了，因为7是他的幸运数字，所以选在这辑发表。我不禁感叹：你真能等啊！本来以为每个作家写好了作品都希望能尽快发表，看来以后要改变看法才行，幸好我们的高产作家青青细胞一如既往，这次她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凉玉第四篇——《恶诅》。

看似有点惊悚的名字，故事也发生在让人发怵的精神病房。时光如梭，转眼这已经是旁观者系列的第四篇了。不过我们的凉玉仍然一贯的冷静静悄，她旁观着案情和真相，她旁观人性。她是案情的旁观者，我们是她的旁观者。

如果电话响起，传来一个欢快的声音，来问你借一个不在场证明你会作何感想？会不会吃惊地让电话落地？这次，普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——《借我一个不在场证明》。

每次看普璞的文章，都能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。他一直就不是墨守陈规的作家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他写推理，似乎已经跳出了一切条条框框，在诡计的海洋中挥洒自如，每一次都能给我以惊喜。

在这辑上，我们还迎来了一位初次登场的作者——曦奥。他给我们带来的作品，让我想起的作家是黄金时期的埃勒里·奎因。整篇文章没有太多叙事技巧，却有一种古典的味道，推理上丝丝入扣，在结尾给人以惊喜。

怎么样，看到这里你是否心动？没有别的可以表达对你们的感谢，我想优秀的作品是我们带给大家最好的礼物！

张原

2008年2月

C 目 录
CONTENTS 第7辑

- 003 西格蒙德的伊底
- 018 恶诅
- 048 借我一个不在场证明
- 064 茶花的诱惑
- 072 说卡尔的曼妙与密室的凋零
- 078 世界各地警察趣闻
- 080 迷雾重重
- 153 王稼骏访谈
- 158 编辑花絮
- 085 大逆转的结局
- 103 马文轩的最后一案
- 126 无法呼吸——
一波三折



惊艳 100%
王稼骏

最主流
青青细胞
普璞

终极解谜
林方来

异度空间
普璞

洛 斯
张 原

欧美经典
J.A.康拉斯

最 SHOW 场
曦 奥

佳篇连载
庄 秦



文 / 王稼骏
图 / 小喵同志



西格蒙德的伊底



序

请别介意我有言在先，你们不会欣赏我，同行会妒忌，读者会反感，这一刻你不会喜欢我，继续往下看，你更加不会喜欢我。

各位作家，请注意：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曾这样说过，阅读他人杜撰出来的东西无异于浪费生命。不是自夸或骄傲，而是不争的事实，我的作品改编于现实世界，却比浮夸的小说更具戏剧性。若你看到我的作品全无快意，并为此鄙夷唾骂，大可不必，若我的高调冒犯了你的职业，最好把视线移开，再以平静客观的态度给出结论。

各位看官，别沮丧，我也为你们留了一手，如果你正在阅读本文，那么这次警告正是为你准备的，你难道就没有另一种荒度生命的方式了吗？你应该阅读所有你应该阅读的，思考所有你应该思考的，停止对金钱的依赖和过度的自慰，我希望你们会这样做，若你们令我失望，我会知道。如果你们不主张自己的人性，那你只是人口统计数据库里的一个符号，在伦理与恶俗共存的社会中没头没脑地横冲直撞。

这就是我的序言，没有任何修饰，也没有谦卑的恭维，我希望各位并不期望那些虚伪的客套。

我是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二世，我并不需要你们欣赏我。



ENIGMA MOOK

西格蒙德的伊底



壹

庸庸碌碌的生活如同厂房中模具下压制出的产品，中规中矩，千篇一律，让活着的我昏昏欲睡。

而在我不安分的睡梦中，时常进入虚幻的梦境，在隐约朦胧的梦乡里，我却有了比现实中更强烈的感受，感觉自己的存在，感觉自己每个器官仍在运作。久而久之，我有些无法分辨现实与梦境的差别，它们越来越接近，我能睁着眼睛做梦，闭上眼睛思考。

有时遇上最可怕的噩梦时，我总面临着两难的选择，与之战斗或是远远逃开，我总希望找到战胜恐惧的方法，但大多数时候，我选择逃离，可噩梦如影随形，一路追至我的现实生活，我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睁开眼睛回到这个惨淡的世界，反而怀念那个更为真实的梦境。

现实中，我坐拥着令人尊敬的心理咨询师职业，这高尚的社会地位，为我带来挥之不尽的年薪收入。驾驶着V12引擎的高档跑车进进出出，虽然上班的路程步行仅需十分钟。我娶了当年学校里的校花，贤妻把我们复式的豪宅收拾得井井有条。而我的情人更为艳丽光彩，只需稍稍施以蝇头小利，再美丽的女人我都能挽入臂弯。

我有了男人该有的一切，我不留情地教训企图爬上我位置的属下，肆意嘲笑收入微薄的亲属朋友，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，我的前半生全凭自己的奋斗，我曾流下的每一滴汗汇聚成一条自负的河流，淹没所有试图过河的人。我讨厌周围所有懒惰和虚伪的人们，我只从他们身上榨取快感，其他一律践踏。

扪心自问，我还缺少什么呢？

深夜里我苦思冥想问题的答案，抽出头下发麻的手臂，不知道自己醒是梦。

突然一道寒光闪过，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只见妻子垂头披发站在我的床边，她原本柔顺的长发盘错纠结，眼睑中黑糊糊一片，只是她吞噬在阴影中那笔直的鼻梁上划过一条白色的月光。我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，只因她右手里攥着明晃晃的剔骨刀，那是我从电视推销节目上订购的整套德国刀具中最锋利的一把。

她狂放地笑着，饱满的嘴唇裂向一边，左手粗野地扯开我身上的被单，惊吓和寒冷威逼出我全身的鸡皮疙瘩。

我刚打算张口问她想做什么？妻子却凑近脑袋做了个闭嘴的手势，轻轻将冰冷的纤手捂在了我的嘴巴上。静静的夜里，利刃无声划开大腿的皮肤和肌肉，一股暖流从我下身传遍全身。双手无法动弹，



我只得拼命扭动着被按住的脑袋。一秒钟后，当利刃的冰冷过后，剧烈的疼痛席卷而来，我目睹着自己的双脚从大腿处被齐刷刷地斩断，这比任何惊悚片都要恐怖上一百倍。

抬头看去，妻子舔舐了一口刀尖上黏稠的鲜血，对我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，她的牙齿不知何时变得如狼牙般尖锐起来，包裹着稠密的黑暗。此时的妻子，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受我任意摆布的女人了，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复仇女神，用极刑诉诸往日里对我积攒的怨恨。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吗？”此时的妻子正朝着我的前胸扑将过来，眼睛里闪出野兽一样的绿色凶光，迫不及待地断了我这个自私的负心汉。

那一霎那，即将消失的意识中，离奇地闪过一串奇怪数字。

1974094292 …… 1974094292
……1974094292……



贰

我从疼痛中惊醒过来，虽然盖着棉被，手脚依然冰冷，我侧身扭开床头柜的台灯，妻子安详地枕着手肘，如婴儿般甜蜜地熟睡。

胸口将噩梦中的疼痛带了过来，我撩起睡衣一瞧，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黑色的瘀青像一潭黑水扎

根在我胸前，那正是梦境中我遭受的部位。

一时间，腋下湿成一片，睡衣睡裤被虚汗所浸透。这是第一次，我预感到了梦境对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，家庭是谋杀最大的发源地，何况我和妻子一个月前刚刚投了巨额的保险。一方去世，只要不是被对方谋杀或是自杀，另一方就可得到一千四百万的保险理赔。

谁动手杀害对方，都不足以让你大呼小叫。一千四百万足以换来一位优秀的配偶，而一位优秀的配偶却不一定能带来庞大的财富。只要有小学的数学水平，就知道在两者之间该画上大于号还是小于号。

我再一次瞅了眼身旁的妻子，棉被勾勒出她丰满的上身曲线，可到了她的腰际处急转直下，瘪塌塌的下半身是那场车祸留下的印迹，夺去了我贤惠的妻子，丢弃给我一位每日强颜欢笑的残疾人。

我在车祸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为此我名誉受损，只得故作潇洒自动离职，重拾大学时代的鹅毛笔，在家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。因为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这个失势的暴君，我依旧得依靠那双毁了自己生活的双手，来翻开崭新的生活篇章，只是破旧的书页翻起来颇为费力。

日益俱增的财政赤字，让我不得不考虑该换一个妻子了，并且能顺利拿到那笔足够挥霍一生的保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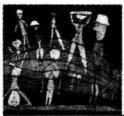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金。

我面无惧色地面对噩梦并与之勇敢的抗争，我必须用实际行动，来让自己清楚地知道，本人还活在这个让我作呕的现实世界中。

在了解了悲惨的现状之后，你不再为莫名其妙的序言而困惑了吧！



叁

可怕的计划逐渐在我脑海中形成了，避免忘记，我如小说提纲般将其一一记录下来，这也有助于反复阅读后的完善改进。

要杀死一个失去双足的人并不困难，只是要骗过保险公司调查员的这个命题稍具难度。

所以如果只有一个计划，对力求完美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冒险。我拼凑起零碎的记忆，在以往阅读过的推理小说中寻求有用素材，组织出了几个可以穿插使用的谋杀计划。

翻开白色的 MAC 笔记本电脑，眼前白花一片 Word 文档页面，我习惯性地口袋中摸索香烟，可只掏出一块小小的口香糖。这才记起，我正在进行着痛苦的戒烟，用得是邻居赠送的戒烟口香糖。

我嚼起甜腻的糖块，格外有滋味，因为我那位友爱的傻邻居，就是我第一个杀人计划最重要的工

具。

某天，我的邻居在她寒酸的庭院里照料着自己亲手栽种蔬菜瓜果，她会看见我正埋头在自己家的庭院中挖着土坑，坑很深，足够放下一口最考究的棺材。

她知道我从来不打理家务，更别说是尘土飞扬的庭院了。她一定会奇怪，在庭院里挖一个这样的坑，我的用意何在？

之后她会注意到我坐着轮椅、足不出户的妻子几天没露面了，而我只会轻描淡写地敷衍她的疑问，告诉她妻子只是去了娘家而已。

她的好奇心不断膨胀。逐渐，好管闲事的家庭主妇就开始日夜监视起我的庭院了。

凌晨时分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我将几只打包好的三色蛇皮袋悄悄丢入那个深坑里，眼角边定会残留躲在窗帘后的人影。

她看见了我鬼祟的行为，勾起蠢蠢欲动的侦探本能，将一个个反常的细节串连起来，她感觉自己触碰到了冰冷的尸骨。

终于，她决心做一番试探。

次日上午，门铃不出意料地响起，女人迫切的好奇心甚至不允许她等到午饭后。

打开门，我那位年过三十的女邻居捧着一包口香糖，一脸勉强的笑容。

“我给你送口香糖来了。”她把东西塞到了我的手里，眼光不安



分地透过我身体望向屋子里，狐疑地问道，“噢？你太太还没回来呀？”

“是啊！她想再多住几天。”我紧张地应付着，故意将手中的一只毛刷藏到了背后。

“你在装修房子吗？”她终于看见了我身后那堵粉刷了一半的墙壁，鲜艳的红色乳胶漆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某些猜想。

“闲得发慌，找些事干干而已。”我正视一眼提问者，以便她看清我布满血丝的眼球和浓重的黑眼圈。

“那么，那么我先回家了，炉子上还炖着汤呢。”她逃似的冲进了对面的房门里，我听见了门板后“劈劈啪啪”的上锁声。

虽然我没有透视眼，但也猜到回到房间里的女邻居，一定按着剧烈的心跳，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因为我给出的暗示足够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，画面中的我谋害了自己的结发妻子。

警察比我预期中来得快，人数比想像中来得多得多。

门外簇拥着统一制服的男人，带队的向我解释着此行的目的，有人报警说我住的房子发生了血案，他的口气和架势都表明我的家他们是搜定了。即便这次我拒绝，不多时他也会带着搜查令再次驾临，把我的不合作变成无用功。

虽然打心眼里厌恶陌生人在我

家中翻箱倒柜，可我还是保持克制，纵容着他们笨拙的搜查行动。

高档的家具令他们显露卑微的寒酸相，伫立一旁的我不知为何又寻回了以往居高临下的威风。警探卓尔不凡的嗅觉神经，闻到了飘浮在空气中带有血沫子的腥气味，望着一整堵新刷的红色墙面，房子男主人的名字被登记在了杀人嫌疑犯一栏。

“先生，怎么没看见你的妻子？”警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用词还算客气。

“她回娘家了。”我意外地发现，这位警探胸前的警号是“1974094292”，与我梦见的号码一字不差，我因此停顿了一下后，问道，“难道你认为我杀了她吗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。嘿，你……”显然，我的迟疑被当成了心虚的表现，带队的警探叫来一名搜查队员，“把红色的墙面取样带回去检验。先生，你打算一个人重新装潢房子吗？”

“我只是心血来潮而已。”

“愿意把自己家的墙面涂得那么鲜红，这样的人还真少见。”

“这不违反法律规定吧！”

“当然。”警探拿起我和妻子的合影，“那么现在能联系到你美丽的妻子吗？”

“实在抱歉，她的娘家在偏僻的农村，那里通讯只有依靠一周一次的邮递员。花费高额成本拉一





条电话线进那个村子，电信公司则需要数十年来收回成本，显然是笔不划算的买卖。”回答合乎情理，却过于流利了，警探应该会发现这点。

“也就是说，现在没人知道你的妻子在哪里，对不对？”警探的提问方式很巧妙。

我当然知道他现在想着什么，于是刻意皱了皱眉头，用眼角的余光扫了眼还未收拾停当的庭院草坪。

警探发现了我这一细微的举动，挪步走向我的庭院。

“请别走近那里，草坪还没有修剪完毕。”我提高了嗓门，高声阻止道。

警探阴沉地一笑，脸上浮现出许多的皱纹：“先生，我必须抱歉地对你说，你的要求恕难从命。快过来两个人，为院子里的草坪松松土。”

“警官，我恳请你收回成命，不然就得有人为践踏昂贵的草皮付出代价。”我嚣张地发出最后通牒。

而我遇上的偏偏是吃软不吃硬的愣头青，谋杀案在他的心中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警探拍着胸脯保证，他的决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。

这群蛮夫把我的庭院翻了个地朝天，终于挖到了他们期盼的黑色塑胶包裹。土壤中还夹杂了几片女装的布料，呛人的气味从地底下散发出来。

“先生，你把妻子埋在了这里吧！”警探双手叉腰站在庭院里，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推理秀，“你在房间里袭击了她，这可能源于一次家庭争吵，你把她的尸体分解，然后装进黑色塑胶袋，让她葬身为草坪充足的养料。至于那堵你正在粉刷的墙面，就很容易解释成是你用红色的乳胶漆掩盖喷溅上去的血迹了。”

“你的想像力实在会让约翰·托尔金汗颜，让J.K.罗琳自叹不如。”顾盼自雄的我从不会被驳倒，即使他们确实挖到了东西，我的反击也一如既往地凌厉，“我只说最后一次，我的妻子正在她的娘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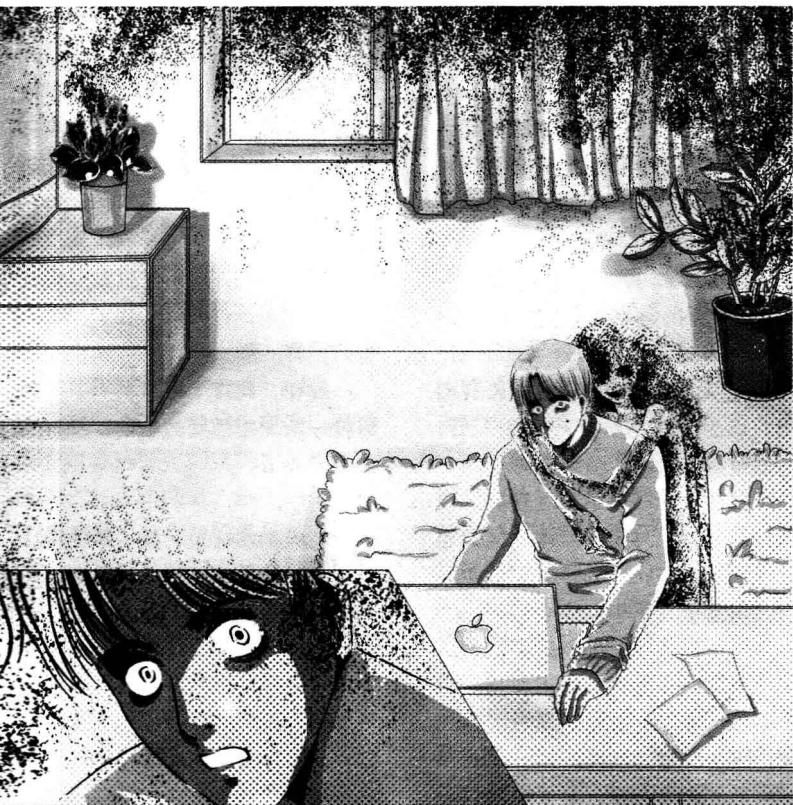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句话去对你的律师说吧！”警探一边说，一边将手伸向了他的后腰，那里别着一副锃亮的手铐。

窗帘后，女邻居心满意足地眯着媚眼，等待着自己导演的《捉凶记》圆满落幕，脸上带有不留痕迹的笑意，似乎正在幻想政府颁给她一面写有“民间神探”的锦旗，以表彰她优秀的社会公德心。

塑胶袋上跳跃的土粒，是警员正用颤抖的手打开袋子而造成的。臭气逼得他的脸根本无法直视袋内。这个倒霉的年轻人，表情随着逐渐打开的袋口起了明显的变化，恐惧慢慢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无以复加的恶心。

年轻警员丢下袋子爬上土坑，在我面前低声向上级汇报着情况：





ENIGMA MOOK

西格蒙德的伊底



“长官，里面只是植物的肥料。”

除了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坚信能找到尸体。

我昂首得意地朝警探瞪了一眼。

被激怒的警探不愿就此善罢甘休，他和我的邻居一样，像在锅子外转圈的猫咪，闻到了美味的鱼，却不会打开锅盖。除了我之外，谁又能知道我究竟把妻子藏在了哪里呢？

在警探苦思冥想答案的时候，答案毫无预兆地呈现在了众人面前，以至于在场所有的执法人员，仿佛全部遭受到了晴天霹雳。

我的妻子回来了，尽管肢体残疾行动不便，可她和尸体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与妻子对家中的变故表现出些许惊讶，而造就这一切的女邻居终于打开了门，在搜查将近进行了一个小时后，才假惺惺地向妻子询问起她已经详知的事件。

我并没有撒谎，妻子确实是回了趟娘家，我也确实想要好好养护自家的草坪，至于红色的墙面，权当是我的业余绘画吧！幸好妻子及时赶回，解了我的困境。

警探反复道着歉，命令手下尽可能将我的家恢复成他们到来之前的模样，对此，我并不指望，只希望今后避免闲杂人等的打扰，一位作家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显得恰如其分。

警探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而我的邻居一脸懊悔的神情，坚信她

在未来一段时间里，会竭尽所能杜绝自己一切不安分的猜忌和推测。

曾身为职业的心理咨询师，把握和观察周围人的心理活动，我还保持着相当的水准，比起察言观色，能看穿人的心灵有更大的价值。

关上门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妻子两个人，我回敬给妻子一个凶狠的笑容。

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动手了。我再做一遍那些怪异的举动，没有人会起疑心了。

文稿敲到这里，显示器里跳出电源不足的提示窗口，我点击保存文档的按钮，合上了笔记本电脑。

先前那串数字突然在我意识中无比清晰起来，为什么我会鬼使神差地把它想像成那位根本不存在的警探的警号呢？它意味着什么？

吐去口中已经粘牙的口香糖，给自己泡上一杯茶，调和过于兴奋的创作欲望。

实质上，这个如此完美的谋杀，还欠缺最重要的一点，妻子从人间消失后，我该如何通知保险公司，让他们乖乖地把一千四百万保险金划到我名下的银行账号上。



肆

充满幻想的人有意无意地在生





活中搜集素材，当黑夜降临，他们开始编织自己的梦。

梦反映着潜意识中的某种愿望和意志，和人一样，梦也有善恶之分。美梦催人奋进，噩梦搅扰美梦，而我则是妻子的梦魇。

妻子犹如断臂维纳斯般残缺美的躯体，会与腐土同眠，血肉筋脉成为植物最富足的养料，而她的鲜血却不会流入土壤，因为那些液体是让我致富的圣水。

我会为妻子的尸体放血，盛满那只红色乳胶漆的铁桶，在通往她娘家的荒僻山路上，洒下足够证明一个人死亡的血，把妻子乘坐的轮椅丢弃在荒郊的杂草丛中，再附以两条清晰的刹车轮胎印记，那是用风干的泥块制作出来的轮胎模具，不必担心警察能找到肇事车辆。这个城市中一天发生三位数的交通事故现场，就此伪装完毕。

我说服自己相信，妻子回家是为了取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——她最珍贵的白金耳环，在返回娘家的路上遭遇了这次不测，这些当然也是我精心的安排，不过市值过万的白金耳环必须成为“前期投资”。

我能想像到那位自以为是的警探面对这个现场时的对白：“流这么多血，难道人还会没死吗？我们现在搜寻的是一具尸体。”

几天后我依计去报案，遗留现场的轮椅可以为我开辟寻找失踪人口的快速通道，随后高科技的

DNA 技术登场，把妻子日常使用的梳子上的头发和现场残留的血迹重合起来，没有尸体也能证明妻子不在人世了。

再者我就是装出哭丧的脸孔，从更为哭丧的保险公司经理那里领取巨额赔偿金。尽管我会是他们第一个调查嫌疑人，可又能抓到什么把柄呢？妻子的坟墓是警察挖的，血色的墙面也没有妻子的 DNA，我的遥控音响更能让我的邻居为我做出铁硬的不在场证明。

想着想着，我突然狂笑不已，因为我的手仿佛挣脱了大脑对它的控制，不由自主地敲打着键盘，它在银行账号后，输入着一连串的数字，依然是“1974094292”。

或许是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记住了自己的账号，弗洛伊德认为梦不单单是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奇怪幻象，而是愿望的体现，是了解浅意识的利器，我日思夜想那笔巨款，所以这串密码般的数字才会频繁骚扰我的思绪吧。

暂且放一放这无关紧要的小事，预备计划同样堪称完美，听我一一到来，不用担心我的电源问题，因为插头牢牢嵌在了插座中。

如果把先前的这个计划比作万全严谨的蜘蛛网，那么下一个计划则是一击即中的贝尔彻海蛇的毒牙。

借助我家复式住宅特有的楼梯，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制造一





起意外坠落案。

手脚自然地在妻子那辆贴身不离的轮椅上，我一直无暇介绍妻子这辆先进的座驾，全进口的不锈钢框架，配有先进的电能驱动，在轮椅扶手的右边，安装了一个小巧的黑色摇杆，它可以让安坐其上的人自如进退。这就是她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去娘家的缘由了。先前没有对妻子的行动力产生质疑，那你绝对不是——一位称职的推理读者。

接下来，我要做的只是拆开轮椅的核心机械，稍稍做一番改动，交换摇杆操作的前后方向。每当妻子要上楼时，我会把轮椅放在楼上的楼梯边缘，抱着她走上台阶。

诸位发挥出色的想像力，当她背对着楼梯推动轮椅的前进摇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

楼梯转角处我会再放上一些易碎的物品，诸如装饰玻璃、大花瓶之类的，增加“意外跌倒”的杀伤力。

作为备用计划，不需要投入太大的精力，即便无法致于死地，也有助于我祭出最后的杀手锏，那将是一次意外。

尽忠的丈夫为了妻子的康复，每日烹制出比以往更精细的佳肴。汁稠的咖喱鸡块、性温味甘的炆对虾、肥大的清蒸螃蟹，这些花费几乎抵得上平日子里一周的开销。

请别可笑的以为我最后的这个计划是用盛宴撑死她，对于一位身材纤细、受伤后胃口更不佳的女人

来说，这样的菜谱难道不让你觉得太过荤腥油腻了吗？

我的女邻居如果看到我拎着这样的菜走进家门，一定会摆显出她满庭院的果实，带着丝瓜、柿子、青椒以及一张足够厚的脸皮上门来，对于她的赠送，我也会热情地款待一番，当螃蟹与柿子的组合让她拉肚子拉到腿软，也就不再有人打扰我们小两口的晚餐了。

两周后，我的妻子去世了，医生的检验结果为肝炎，携带传染性病毒的遗体，火化的手续办理起来畅通无阻。

有了医生的证明，保险公司也找不到借口拖延赔偿期限，我将带着一千四百万和妻子离奇死亡的秘密度过余生。

杀妻计划全记录在了笔记本电脑上，我审视良久，才胸有成竹的将计划最终确定。

我关闭电脑的电源，黑屏幕映射着我身后的墙壁，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屏幕，是妻子。

她柔软的手捏了捏我长坐电脑前略感酸疼的肩膀，我并未为这份快意而停止思考，截肢的她怎么能够站立起来了呢？

妻子如美人蛇一般从身后绕着我的脖子，长发拂过我的脸颊，朱唇吹着我的耳垂，痒痒的听觉向大脑传输着信号。

“1974094292……1974094292……”





妻子竟然知道我梦中的数字，诧异的我正想回头，那把德国制造的尖刀第二次钻入了我的体内。

眼前的白色笔记本电脑在视线中渐渐模糊起来，耳边除了妻子有节奏的报着那串数字，就只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奇怪敲击声音了。



伍

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，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做梦，当我大喊着在餐桌上惊醒过来，发现以上的事件只不过是脑细胞的又一次活动，我并不感到吃惊，我在清醒中昏睡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。

站在料理台前的妻子停下了切菜的手，给我一句体贴的问候，只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怔怔地望着妻子手里的那把切菜刀。

我承认自己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自负，我处处想要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实力，这样的执著让我得罪过不少人，这也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。我用语言戏谑认识的人，用文字戏谑不认识的人。

但我决不是梦境中那个冷酷到弑妻取财的疯子，尽管真的有那笔巨额保险金的存在，那是车祸发生前我未雨绸缪的投资。想到车祸，我就怨恨地低下头，往死里捏一把

一无所有的裤腿管，不幸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并非我贤良的妻子，而是驾驶汽车的本人，更不幸的是我的情人在车祸中当场死亡。

我截肢后，妻子非但对我不离不弃，更没有问起过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是谁。只是精心照料着遭受重创的我。妻子承担起整个家庭的一切事务，而我只能用上半身赚取微不足道的稿酬，还时常莫名其妙地展现出自己的臭脾气。

对于这些，妻子用周到的照料，可口的饭菜，无微不至地帮助着我恢复健康，死心塌地地充当着我小说的第一位读者。

那个梦境给了我一个相当重要的提示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难道妻子就没有过我梦里这种可怕的想法吗？

丢掉一个累赘，就能重拾往日的奢华生活，妻子也许盘算过这样一笔账，只苦于想不出我这般精妙的计划。

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，我正考虑着如何去做一番试探，想着想着，剧烈的咳嗽几乎令我窒息，胸口一阵闷得慌，额头渗出大量的冷汗，妻子赶忙拍抚着我的后背，呼吸这才平定下来。

我慢慢掀起自己的上衣，察看那隐隐作疼的胸口处，皮肤不知何时变成一片大大的黑色，难道我的身体是受了梦的影响开始变化了吗？

妻子把邻居赠送的戒烟口香糖





放进我的嘴，轻轻捋平我上衣的褶皱，无限温柔的妻子，对我的忠贞果真盖过一千四百万吗？

我还是放心不下，咳着口香糖的气味，我开始详细记录下那个关于完美谋杀的梦，人名我使用了字母代替。完成之后，我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了显眼处，一个人悠闲地在庭院里享受着午后温煦的阳光，故意留给妻子学习杀人的机会。

当我回到房间时，发现电脑并未处于屏保状态，可见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动过了我的机器。

之后的几天依然平静如常，妻子每天忙碌着我的衣食起居，除了每日一次的外出采购，她就没有其他社交活动了。轮椅我也在每天使用前亲自检查一番，并无异常。女邻居依旧送来进口的戒烟口香糖，她的表现和梦中倒是如出一辙。而我则是每天偷偷观察着妻子的动态，她看过我的作品后依然无动于衷。闲暇之余，我会分析梦里的数字，我核对了所有的私人物品，结果没有一样是与之匹配的。

就在困惑和不断寻觅中，某一天，妻子突然对我说：“你的烟戒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出去旅游一次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！”

她是要开始行动了吗？我无法了解她的真实意图，可这确实和我作品中的计划相似，我答应了她的提议，毕竟局面还是由我掌控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破坏她还不成

熟的计划。

我在一位亲戚的陪同下参加旅行社的七日游，而妻子推说考虑到昂贵的旅行费用，自动放弃了这趟机会。

一周后，我比预计提前了四个小时到家。期待中的红色墙面和庭院新草坪没有出现，只是妻子给了我另一份惊奇。

妻子和一个男人在家中独处，脸颊瘦削的男人大约三十岁光景，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神看着我，表情窘迫地挠着乱作一团的头发，似乎想就此把尴尬解除。虽然衣着不凡，却有着十足的寒酸相。

妻子对我的提前归来有些手足无措，她无法向我解释这一幕，尽管这对男女只是对坐在沙发上，而没有在床上，可她依然没有办法说明白，只是沉默着接受我眼神的拷问。

男人同我礼貌地道别，起身匆忙离开，不过他在临走前，含糊地给了妻子一句忠告：“我相信她明白，原谅他人，就是幸福的开始。”

妻子含笑牵首，凭我心理师的直觉，她并没有接受男人的忠告，只是敷衍地打发他。

在那天以后，我和妻子的冷战期正式来临，妻子不再如以往那样百般照顾我，嘴里没有了口香糖，桌子上没有了喷香的饭菜，要去哪里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。

妻子开始威胁般地实施起了我那个杀妻计划中的举动，做得一丝



ENIGMA MOOK

西格蒙德的伊底